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11月15日 星期日 第855期

新民晚报

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9



陈薪伊

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女儿

◆ 朱光

天底下大约没有这么既相对独立又彼此黏连的母女。

母亲陈薪伊导演的交响诗剧《龙亭侯蔡伦》正在安排长三角巡演；女儿王筱頔在上海话剧中心导演的《上海屋檐下》方演罢，又将以话剧《邯郸记》于11月20日揭幕2020上海国际喜剧节。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王筱頔今年53岁，是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董事长。陈薪伊今年83岁，一年前在上海成立了陈薪伊艺术中心。

陈薪伊很坦诚地表示：“有女儿，并不是我计划内的事……”



1 “不结婚，儿子咋洗澡呢？”

历经各个历史时期的陈薪伊，活得通透，银丝短发、各色裙装，一个人住在上海。她内心强大，有引路人的风范。其实，几十年来，她都没有大众通常概念里的“家”，更多的时候是与一群干儿子、干女儿——演员们在一起。她笑称，关栋天可以“管我一辈子的饭”。关栋天的太太周玫，就是陈薪伊的干女儿之一。三十岁以下的演员，更习惯称呼她“奶奶”。

陈薪伊的第一段婚姻里有一个儿子。当时，她还在陕西，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初。“当年大家都是去大马路上的大澡堂子洗澡的，那时候我一个人带儿子，也是一直带他去大澡堂子。有一年，我不记得儿子具体几岁，只记得当我把他裤子脱下来之后，周围所有的女人就把我们两个给——轰出来了。”寥寥几句，场面形象。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了，但是陈薪伊回忆起来还是情绪有些起伏，“那个时期，如果不能去大澡堂子，那就没办法洗澡了。我越想越可怕，带着儿子回到大院门口时就哭了出来。”当时，正好有人站在门口，看到她哭出来就问“咋的啦？”“人家不让娃洗澡。”对方二话不说，就让她儿子坐上自行车后座。

“我一个人回到宿舍，烧了好几盆热水勉强洗了澡，暗自思忖今后不能洗澡的日子可怎么过？”过了很久，儿子回来了，“里外三新，头发也理了，内裤都是全新的，完全换了个人似的。带他洗澡的那位，追了我好几年我也没答应，当时就想着——非得结婚了吧，否则儿子咋洗澡呢？”

2 “为了避祸养了女儿”

给儿子洗澡的男士，就是女儿王筱頔的亲生父亲。但是，最初，陈薪伊与老王结婚的前提是，不要孩子。1966年4月，他俩结婚了，婚礼还挺隆重的，西安文艺界的都来了，包括西影厂的吴天明以及西安话剧院、西安戏曲研究院的老朋友们。他俩人缘好，送的贺礼堆满了屋，都没地方落脚。

不过几年，特殊时期迎面而来。一丝不祥之感油然而生，她回去跟老王说：“我们还是生娃吧。”

“生王筱頔，生了七天七夜”，陈薪伊感慨道，“从有动静就把我往医院拉开始，一到医院就消停，一到家就折腾。这样来来回回到了第七天凌晨，她才破胎而出！”女儿出生时的名字是“王晓颖”，“晓”就是破晓时分，后来是因为“金”字不利命，所以改成了“王筱頔”。

王筱頔小时候有个外号叫“吵吵吵”——“因为她特别爱表演，我们家长去幼儿园，她一看到我们父母就直接开唱……”

3 “女儿一毕业就背井离乡”

王筱頔最初一门心思想做的是演员。陈薪伊深知演员的苦——她自己13岁登上戏曲舞台，15岁时因为在唱陕西迷胡戏《十二把镰刀》时，把镰刀数错了，酿成了“演出事故”，进而断送了戏曲演员的生涯。加之，陈薪伊从导演角度深知女儿“不是最美的美女”，竞争必然惨烈。

后来，经陈薪伊点拨，王筱頔果然考上了中戏导演系——加上当年陈薪伊的生母，以及后来王筱頔的儿子，他们家成为中戏历史上仅有的“一家四代中戏人”。

但是，当女儿从中戏一毕业，就头也不回地去广州时，陈薪伊蒙了。当时，她已经替女儿安排好了进北京人艺做导演的坦途。王筱頔也不敢直面母亲，是从外地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家，在电话里跟母亲说了这个决定——换来的是长时间的沉默。“我当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沉默里包含的复杂的情感。”她以为，走南闯北惯了了的母亲，不会在意。“我这才意识到，母亲唯一完整的是事业，而在家庭方面一直不曾完整。”

陈薪伊的乳名是“金生”——其实，是其生母怀着她的时候，吞金自杀不成，才得名“金生”的。对

此，陈薪伊倒是坦然地认为自己的出生也具有“戏剧性”。后来，老王没有与陈薪伊继续家庭生活，也是因为觉得她更爱舞台、更爱事业。她可以为了一部《奥赛罗》是否上演而痴狂，但未必会把同样的激情注入家庭生活。对于在40岁这一“最高年龄限制”考入中戏导演系的陈薪伊而言，她的人生，不是为了守着丈夫、守着孩子。

这让女儿觉得去广州开拓自己的戏剧道路，似乎不会让母亲太伤感。然而，电话那头的沉默，让王筱頔猛然觉得自己还是粗心了。

于是，她坦诚地与母亲解释——因为她不想在母亲的羽翼下偷生：“就给我十年，我去奋斗十年，不借你的力，我试试看！”在北京，王筱頔做得再好，也是陈薪伊的女儿，所以，她要远离北京，甚而“逃离北京”，往南方去……如此一来，陈薪伊顿时理解了——因为，在她的人生历程里，也有多次逃离。12岁时，她意外得知自己的母亲其实是养母，毅然决定不与父亲一同去台湾，离家出走，就是为了寻生母……

所以，当女儿与她说了“逃离”这个词儿之后，她霎那间理解了女儿的选择。“果然，不到十年，她就成了！”陈薪伊感慨。

4 母女同获文华奖

除了“四代同为中戏人”之外，母女两人还于2002年同时获得七个文华大奖里的三个，包括个人单项奖——导演奖。当年，陈薪伊为北京市儿童艺术剧团排演的《红领巾》，王筱頔为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排演的《宝贝儿》，不仅都入选文华奖的剧目大奖，两人还同时赢得了导演奖的个人单项。陈薪伊导演的京剧《贞观盛事》、歌剧《张骞》也一并获奖。母女俩满载而归。

不过，据都被她俩指导过的关栋天分析——母女俩的导演风格完全不同。关栋天刚在陈薪伊导演的《龙亭侯蔡伦》里扮演蔡伦，20日又将在中国大戏院开演，王筱頔执导的话剧

《邯郸记》里演清逸道人。他分析道，“陈导嗓门大，严厉；王导慢条斯理型，温柔而坚定。但基本上，她们都希望自己的意见不折不扣地落实。”王筱頔确实比较喜欢演戏。她还表示要与关栋天携手，一起演母亲导演的《洋麻将》——这是一出双人对手戏，关栋天去年的搭档是奚美娟，今年的搭档是严晓频。陈薪伊，还没答应女儿的演员申请。

“我们是这样的一对母女——我们住在一起时，如果哪一位要排戏，另一位就不回家了。”当其中一位想回家时，会征询对方意见：“可以回来吗？”“进来吧！”她俩一旦聊起戏来，可以秉烛夜谈到天明。不过，陈薪伊基本不对女儿的戏发表看法：“我会失去判断能力。”

5 “希望她过得比我好！”

陈薪伊不常与人谈及自己的身世——侥幸从吞金的母亲肚子里挣扎出来的她，甚至没有感受过母乳。她的生母也是一名演员，后来两人在西影厂的重逢也充满戏剧性。那天，西影厂领导跟陈薪伊说：“你能顾全大局，你与一位新分来的演员同住一个宿舍吧，就是她带着三个孩子……”在与他们同住的三年里，陈薪伊渐渐发现，原来这位“新分来的演员”竟然是自己的生母，那三个孩子自然是她同母异父的弟妹。而为了寻找生母，她曾经把父亲买给自己取道香港飞台湾的机票给退了——当时，父亲就买了三张票：一张是他自己，一张给他三姨太——亦即陈薪伊养母，一张给陈薪伊。其余的几房太太就地分家产。陈薪伊拒绝了机票，也没有家产，就这样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漂泊成演员，

精进成导演。生活的阅历，都成了戏剧的承载。

破裂的两段婚姻，带给了陈薪伊一双儿女，可也都没有留在她身边。唯一肯定这辈子都留在陈薪伊身边的，只有戏剧。王筱頔认为，母亲坚强而伟大：“如果一般人遇到这样的人生际遇，往往可能产生偏激的想法，可能在舞台上产生怪诞的作品。可是，生活的磨难丝毫没有影响她的人生观，也没有损毁她的创作心态。”相反，陈薪伊成了舞台上的理想主义者，所有生活里的缺失，她在戏剧舞台上都找到了圆满。而且，“她始终激情澎湃地热爱生活！”

陈薪伊提及女儿非常骄傲：“我在生活上搭进去的成本太高了，目前女儿在生活中就比我成功，我继续希望她过得比我好！总有人问我，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部？女儿啊！”